

周書

二十



列傳第三十三

周書四十一

王褒

令狐

德柔

等撰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

周書列傳第三十三

一求

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



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脩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即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慆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至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續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遷建業不爲無理褒以

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甘討之不用也於
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瑗都督城
西諸軍事瑗本以文雅見知一吳委以揔戎深自
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
於瑗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屯宣陽之西門與
王師戰買臣大敗瑗督進不能進乃貶爲護軍
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瑗從元帝入子城猶欲
固守俄而元帝出降瑗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
謹謹其禮之喪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
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切之詞至
此方驗焉瑗與王克劉毅宗慄殷不害等數十
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
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瑗及王
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嘗因以親
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瑗及克等不害
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咨餼甚
厚褻等亦竝荷恩賜忘其羈旅焉孝閔帝踐
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

時褻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
褻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褻注之
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褻有器局雅識治黜既累
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
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褻具草東宮既建授太
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褻常侍
從初褻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
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褻等通親知立書問褻贈
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揚朱歧路征蓬長
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
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珍琢賢兄久關敬承
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鏗迹幽蹊銷
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
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
包異人壁言彼客鄉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
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須年事道盡
空髮衰謝共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

憂惚集視陰悒曰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
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
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白壤射聲之鬼無
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
援筆攬紙龍鐘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
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
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
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
北冰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

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
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
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
可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
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
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
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
生平難爲肯臆且當視陰數箭前排愁破涕人
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

缺二字

產骸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
享黃髮猶冀蒼鷹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
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
俱咽尋出爲空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

齊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
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
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

周書列傳三十三

六

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
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撰
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旣
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
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
書度支郎中通直正貲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
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
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

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
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
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
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
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
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
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褒竝借而不嘗尋徵爲司宗甲大
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
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
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
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
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與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
大盜移鼎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

華陽女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于甲戌三日
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傳燹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
然流涕昔日栢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平竝有著
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
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貌是流離
至于暮齒燕訝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
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滄
周粟下亭漂泊皋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

酒無忘憂之用追爲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
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
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
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鐘儀
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
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
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
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

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艾夷斬伐如草木焉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
者合從締交鉏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
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定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
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既
履危亡之運春秋送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
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
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
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

甘心張子平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
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
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
河而晏安逮永嘉之始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
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
星之東聚被江漢而心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
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王之宅穿徑
臨江之府水木六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
金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

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况乃少微真人天山
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
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
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
貝顛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
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滄雷之
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
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
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筮

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
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
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
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值
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書浮玉南縣沒羽吳渝
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得春陽魚龍之得風雨
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公爲和親之侯班超
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
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

左戎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
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
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刁斗於榮
陽絳龍煤之平樂小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
以清談爲廟略乘賁水而膠船馭奔駒而朽索
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策不能
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鮫魚
頽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
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
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
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
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
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
胡桐於大夏識鳥如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
吹輕九鼎而欲問閭三山而遂窺始則王子召
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如臣邊遂師言而泄漏望
廷尉之浦囚反淮南之穴圻寇飛狄泉之蒼鳥起
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咆山天則金精動宿北

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樵斤扇憑陵畿甸
擁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
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
千明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競遭夏室之
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
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搖羽扇將
車死綏路絕重圍烽隨羣落書逐鳶飛遂乃韓
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
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虵奔

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
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耒
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
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方守備是長雲梯可
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卧墻大
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摠元
戎身先士卒冒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頽
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
威狐假雷清鋒鎬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

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
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
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糜鹿潰潰沸騰茫
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
不睦競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鷲而未飽待熊蹯
而詎孰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
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蜜於關塞稱使
者之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稅乘白馬
而不前策青驪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

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向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
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
下於巴丘乍風驚馬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
聲於黃蓋已先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
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
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霑衣艤烏江而
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失樹
謂荆衡之杞梓度江漢之可恃淮海惟揚二千餘
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于七澤濱

於十死嗟夫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
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
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
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
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
歌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芒屨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肅王劔及繁陽麇兵金
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其舳牙檣沈白馬而誓
衆負蕃龍而度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

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其侯則鄭伯前驅盟主
則荀瑩暮至剖巢燠穴本魑走魅埋長狄於駒
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其燈飲頭爲噐直虹貫
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其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
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
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
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
高於河上旣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

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
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勤王實勤橫琫
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
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
以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
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颺慄然水神遭箭山
靈見鞭是以虺能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
飛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
承基遷唐郊爲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

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
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父北絕秦患西起
汎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
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滎蒐乘巴渝問諸淫昏
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
達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慨無
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
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
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

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然則贖其盟則寒
豈免禽之能塞海非愚由又之可移山況以沴氣
霄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一朝夾日蒼雲則七重
圍軫亡吳之歲旣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
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諶况值西陵之責言俄而
梯衝亂舞北翼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
於雷門下陳蒼蒼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
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
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

旗具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籍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
曼之以轂走宮之竒以旅行河無冰而馬度關
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音章華望祭之
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治浦囚乎群帥
州穿摺拉鷹鷲批攢寃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
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執螭鷄閣逐流螢秦
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石九解冰泮風飛電激

渾然千里淄澗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
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
向關山而長歎况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
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
之去清河相楊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
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
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
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
外力實肇鼎墻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

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
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
新市梁故豐徒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
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
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
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旋
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
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于老幼關河累年

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
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
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文驪山
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
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絃誥於許史豈知霸陵
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
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

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素所紀莫得而
云典謩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鑿
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
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
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
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
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
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
達之源流也其後遂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

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
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
論之美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
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
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楊葩振
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
扇咀徵舍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
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
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
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
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湊易俗之
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
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
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
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曾徽杜廣
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
謹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
爭竟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

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最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

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于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

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間閭之士莫
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
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
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
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
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
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
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
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

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
其區域據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
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
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
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
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
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令狐

德棻

等撰

蕭撝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圜

宗慄

劉璠

柳震

周書列傳三十四

一

朱

蕭撝字智遐蘭陵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覽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為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撝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為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撝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

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摠衆討之及迥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中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

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撫遂請降迥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民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撫有歸

欵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
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
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
主者固執不可撓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
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
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
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
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撓
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撓與唐瑾元偉王

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撓以母老表請歸養
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
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
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
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
許臣披欵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塵
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
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
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

雖有材周實用之方籍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
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
已虧此至公垂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
年授少保健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
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
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
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
諸軍事益州刺史謚曰襄撫善草隸名亞於王
褒筭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

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
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
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迥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
赴援比至撫已降仍從撫入朝孝閔帝踐祚除
中外府記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
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
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

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仕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

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佐以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

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
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
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
二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
搆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
搆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
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
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欵之勲別賜食思君縣五

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二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
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
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
不之部建德二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
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莫不援
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
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
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

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討虜問對
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
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
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乂
實賴元良羸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
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
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
史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

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
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
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
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
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
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
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
王邑二千戶除巨惠將軍丹楊尹屬侯景肆害

簡文見弒大園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園歸建康時既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既有克復之功而大園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既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園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園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園以世多故

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辭約指明應荅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

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
優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
大圜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
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
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
藏祕閣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
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
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
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
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
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
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
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
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蕭然無累北山之
北棄絕人閒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
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
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

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
千澗果園在後開牕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
五三可充絀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
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
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
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頤歌纂纂唱烏烏
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畯
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求保性

三十三

周書列傳三十四

十

煥

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
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紀
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
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寔不
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蹠曲
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
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
道友道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
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

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尅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

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於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慄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

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慄應命即日引見令兼
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
朝呈上梁元帝嘆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慄爲刑獄
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
憂去職哭輒齧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
有羣鳥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
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
慄爲別駕江陵令及即帝位擢爲尚書侍郎又

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胙土本由賓
客況事涉動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慄亟有
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于邁多歷歲時
可封信安縣侯邑二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
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
慄勸都渚官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
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慄名重南土甚禮之孝
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
與王褒等守在麟趾殿制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

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為土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社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

本意在綰而曄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諾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

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即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

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都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明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

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
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
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
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其贈而
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
璠對曰敢不奉揚歲靈尅翦姦宄紀於是遣使
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循府長
史加蜀郡太守遷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
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
誠武曰勿使劉琰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
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
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
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
之太祖將許焉唯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
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
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
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旣納蕭循之降又許其反
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太祖曰我於

古誰比對曰帛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
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
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
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
我解爾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循請與璠
俱還太祖不許以璠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
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
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
玄冬之辰在於冱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煦就陵陰
之慘冽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
石之東混二儀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
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
於華嵩旣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
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
溟濛綏綏兮颯颯瀟瀟兮瀟瀟因高兮累仞藉
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
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闌風爾乃馮集異區遭隨

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穀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

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朔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荅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羗降附者五百

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
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
和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
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取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
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摠管府司錄甚禮
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
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

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竒之乃
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
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
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
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
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
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
平齊覆帑即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
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公未朞月轉長安

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吳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啟判定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此書乎休徵治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負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

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書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脩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許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爲雍王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

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管莅雍
州選爲治中尋遷別駕及管於襄陽承制授霞
吏部郎負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管踐帝位於
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管曰陛下中興鼎
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
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

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
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陌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
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鑿蹕進則無益塵露
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臨照亮臣此心管重違
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太祖世宗頻
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管薨霞舉哀行舊君之
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
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

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盱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

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常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遊不仕閉門

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取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摠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撫世怡園肅大園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乎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撫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

慄幹局才辭元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
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
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纜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
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由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
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勒成不朽者非一家焉
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
有詳略而屬辭比事足爲清典蓋近代之佳史
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
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

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列傳第三十四

周書四十二

